

## 第一章 族叔想發絕戶財

盛安十八年底，伴隨一場紛紛揚揚的鵝毛大雪，大淵與突厥之戰以晉國公手刃突厥可汗首級告終，大淵朝大獲全勝。

恰值新春又傳來捷報，晉國公管轄下的隴西百姓們面上倍有光彩，掛桃符點爆竹，這個年過得分外熱鬧。

而在這一片張燈結綵間，沈府門前的素白喪幡格外突兀，左右鄰居相互拜年時瞅見那寒風中搖晃的白燈籠，皆唏噓不已——

「可憐喲，一家子男人都死光了。」

「聽說被那些突厥兵亂刀砍死，連個全屍都沒有！唉，這家的小女兒才將將九歲，自小就沒了娘，這會父兄又遭了難，往後該如何是好啊？」

「昨兒不是有個衣著富貴的公子，自稱是沈校尉的族弟，特地從秦州趕來弔唁嗎？他既能趕過來，可見是個有善心的，沒準兒看小侄女可憐會照拂一二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。」個子較矮的徐家嫂子努了努嘴，「我與沈家做了十幾年的鄰居，可從未見過這一門親戚，誰知道是不是來吃絕戶的？朝廷給陣亡將士的撫恤銀子可不少呢！」

話音剛落，坊市口突然傳來一陣馬蹄聲，幾位鄰家婦人一驚，不約而同看向坊門口。

只見午後和煦的陽光下，一輛華蓋寶頂的朱漆馬車緩緩駛來，其後還跟著一隊甲冑士兵，小小昌寧坊何時有過這樣威風的排場！

幾位婦人訥訥盯著那馬車，正琢磨著是哪府的貴人下了凡，便有一名年輕兵將走到她們面前，伸手指了下斜對角掛了白燈籠的門戶。

「請問那是宣節校尉沈忠林府上嗎？」

婦人們一陣推搡，最後徐家嫂子被推上前，乾巴巴道：「是、是，回軍爺，那就是沈家。」

那兵將道了聲謝，轉身示意馬車繼續往前。

很快，馬車在沈府門口停下，兵將們整齊劃一左右分列。

「額滴個娘咧，這可忒威風。」

婦人們伸長脖子好奇的去看，無奈兵將們擋著看不清楚，只瞧見馬車上先後下來兩人，那高個魁梧的穿著件石青色長袍，另一位身形修長的著玄色錦袍。

「哎喲，妳們別擠！」

話音剛落，那徐家嫂子就在雪裡摔了跟頭。

這動靜惹得士兵側身防備，見是個婦人跌跤並無險情，這才收回目光重新站崗。

其餘幾位婦人尷尬的去拉徐家嫂子，替她撣雪，「啊喲，阿徐，真是對不住。」

那徐家嫂子卻是直著眼，半晌沒出聲。

幾位婦人面面相覷，這是怎的了，摔傻了？不能吧，方才腦袋也沒挨著地啊。

「阿徐，妳怎的不出聲？是哪裡跌疼了？」

連著喚了兩聲，那徐家嫂子才回過神來，「不疼，不疼！乖乖，能見到那樣的神仙人物，便是再跌一跤也值當！」

她一臉興奮的與鄰居們描述著，「前頭那位貴人進了門，我只瞧見後腦杓，不過後頭那位小公子我可瞧得一清二楚！真是俊呐，我活這麼大歲數，就沒見過這麼俊的小公子，比那觀裡的仙君還要端正三分。他年紀雖不大，可周身那股氣勢，噴噴，不得了，一看就是有大出息的！」

其他婦人聽得一愣一愣的，末了，心頭越發疑惑——難道這般不凡的貴人，也是沈家的親戚？

沈忠林生前是個八品校尉，宅院並不大，兩進兩出的小院，此時凜冽的寒風刮過枯枝，正廳裡倏然響起一道嚴厲的呵斥聲——

「妳這丫頭怎就這麼死心眼，如今妳父兄都不在了，還守著這破院子做什麼？妳既姓沈，族中怎會坐視不管，還不快快收拾行李與我一道回去。」

看著地上摔成幾瓣的杯盞，還有上座板著臉的白胖男人，雲黛咬了咬唇，纖細的手指緊緊揪著衣襪。

不要怕，不能哭。

她默念著，強行將委屈和恐懼的淚水憋回去。

家中發生這樣大的變故，悲痛與迷茫壓得她快喘不過氣，雖不知爹爹這些年為何不與秦州宗族來往，但昨日見到族叔沈富安到來，她第一反應也是高興的。

她想，起碼還有宗族庇佑，她不是徹底無依無靠。

直到昨兒半夜奶娘陳氏叫醒了她，領著她偷聽沈富安與周管家的對話——

「沈忠林這個人，當年為了個來路不明的女人跟族裡鬧得那麼僵，甚至連祖宗都不認，要斷宗脫族，現下不就遭了報應，帶著他兒子一起慘死。噴，這不是報應是什麼？」

沈富安似是喝醉了，說話舌頭都捋不直，「周老兄你放心，只要你將帳本給我，好處少不了你的。」

周管家問他，「帳本給了你，你打算如何處置？我們家姑娘，你又打算如何安排？」

「帳本，族裡自會處置。」沈富安嘿嘿一笑，打了個酒嗝，「至於雲黛這小丫頭嘛，等我領回去養個三四年，就給她找戶人家嫁了。你放心，一個小丫頭片子，家裡人又死光了，等回了秦州，還不是任由我搓圓捏扁。」

之後的話雲黛聽不清了，她只覺得耳朵嗡嗡作響，眼前發黑，最後還是陳氏捂著她的嘴，帶她回了房間。

門一關，陳氏就抱著她哭，「還好周管家機靈，看出沈富安來者不善，這才故意擺酒套他的話，果真叫他套出來了。只是、只是姑娘，您該怎麼辦啊……嗚嗚，我苦命的姑娘……」

他們是奴僕，就算本事翻天也管不了主家的事，若沈富安強行將姑娘帶走，他們也沒辦法。

看著奶娘的眼淚，雲黛也快哭了，稚氣未脫的臉上滿是恐懼與迷惘。

怎麼辦？她該怎麼辦？

思緒回轉，面前是沈富安咄咄逼人的嘴臉。

「好了，妳就別再拖延時辰，就妳如今的情況，除了回秦州還能去哪？」

沈富安年輕時就與沈忠林不和，要不是這趟有油水可撈，他才不願大冷天的跑到肅州來。如今看到這倔驢般的小姑娘，彷彿看到從前的沈忠林，語氣更不耐煩。

「趕緊回屋收拾東西吧，最好明日出發，還能趕回秦州過個元宵。」

他再三催促，雲黛依舊一動不動。

這下沈富安徽底沒了耐心，一個眼刀子飛向陳氏，「妳這老奴愣著作甚，還不扶姑娘回屋！」

陳氏臉色一白，遲疑著去喚雲黛。

雲黛抬起頭，「我不去。」

小姑娘的嗓音稚嫩，語氣卻異常堅定。

沈富安一怔，眉頭擰得更緊，「又說孩子話了。」

雲黛從圈椅起身，一雙瞳仁烏黑的眼眸直勾勾地望向上座的男人，「我不去秦州。」

沈富安磨著牙，心說果真是沒有娘教養的野丫頭，等到了秦州看他怎麼教訓她。面上卻裝出一副和善樣，「雲黛聽話，道理族叔昨日已經給妳講過了，妳又何苦耗著？再說了，昨兒個妳不是都答應隨我回秦州的嗎，怎的又變卦？騙人可不是好姑娘。」

說罷，他朝秦州帶來的粗使婆子使了個眼色。

那婆子當即會意，吊著三角眼朝著雲黛走去，「姑娘，您請吧，老奴就在門口守著您收拾。」

惡僕相逼，陳氏連忙護在雲黛身前，又扭頭低聲勸了聲，「姑娘……」

雲黛眸中淚光輕顫，胸口悶得發慌。若是爹爹和兄長還在，定不會讓她被這些惡人欺負，可現在父兄都不在了……她該怎麼辦？

手無縛雞之力，打又打不贏：跑出去告官嗎？可她年紀小又是個女兒家，族裡要帶她回去，官府怕是也管不著。

那粗使婆子見這小姑娘豆芽菜般瘦弱，越發不將她放在眼裡，嗤笑道：「姑娘嬌貴，莫不是要老奴扶著出去？」

就在這婆子要動手「請人」時，外頭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

「姑、姑娘！」沈家門房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卻半點不敢耽擱，手指著內院門，

「外頭，有貴客、貴客登門！」

廳內幾人皆面露詫色，哪位貴客會往添了新喪的府邸跑？大過年的也不怕晦氣。

雲黛也有些吃驚，轉念一想，或許是父親生前交好的幾位叔叔伯伯來了？

想到這裡，她彷彿看到了擺脫困境的希望，也來不及細想門房為何如此惶恐，忙道：「快把貴客請進來。」

門房應下，麻溜去請人。

雲黛大腦飛轉，回想父親的好友裡誰最有可能幫自己。

一眾交好的叔伯中，就數趙誠趙伯父的官職高一些，六品，而且是文官，腦子靈活……若來的是趙伯父就好了。

她這般期待著，一雙水靈靈的黑眸緊盯著門外，兩隻纖細的小手揪著。

沒過多久，廳外響起一道悠長的通報聲，「晉國公到，晉國公世子到——」這陌生卻又耳熟能詳的名頭，讓雲黛呆住，還沒等她反應過來，就見空曠的前院出現兩道頎長的身影。

打頭那位中年男人，身著石青色蟒紋圓領錦袍，儀表堂堂，沉穩威嚴。

他身側的少年，身著玄色麒麟紋的圓領袍，腰束金銀錯蹀躞帶，烏髮以玉冠固定。

他年紀輕，身高雖不及身旁的中年男人，但在這個年齡已算是極出挑的。

雲黛先是看向那中年男人，再往他身後瞧，不承想視線移轉間，正好與那少年的目光對上，四目對視，她的呼吸屏住。

那少年眉目清秀，俊美無儔，尤其那雙深邃狹長的黑眸，幽深如冷潭，似乎比屋簷上的積雪還要冷冽三分。

雲黛看著看著，忍不住打了個寒顫，這個哥哥，怪凶的。

直至晉國公父子進了正廳，廳內眾人才回過神來，忙不迭行禮。

「無須多禮。」

晉國公聲若洪鐘，左右打量了一番，視線最後停在那身著縞素的瘦小女孩身上，

「妳就是沈老弟家的千金？」

見他問話，雲黛頓時緊張起來，她不過八品校尉之女，生平見過最大的官也就四品的刺史，此刻站在她面前的可是一品晉國公啊！

整個大淵誰不知晉國公府，一品公爵，世襲罔替，坐擁三十萬軍馬，享親王食邑。

謝家祖上曾尚公主，子孫後代那是淌著皇室血脉的，從大長公主至今歷經五代，百年榮華，煊煊赫赫，乃是王親權貴之中的第一等世家！

這般顯貴，叫雲黛如何不敬，如何不畏？

緩了好一會兒，她才磕磕巴巴答道：「是、是……回國公爺，我是沈忠林之女，沈雲黛。」

晉國公道：「別怕，我是妳父親的好友。」

雲黛心頭詫異，黝黑的眼睛睜得圓圓的，父親何時與這般大人物交上朋友了？

晉國公看著雲黛還掛著嬰兒肥的稚嫩臉頰，態度越發和藹，「此事我待會與妳細說。」

他微微側身，介紹身旁的少年，「這是我的長子謝伯縉。來，阿縉，跟你沈家妹妹問聲好。」

氣質清冷的少年垂下眼，平靜的目光在小姑娘清麗的眉眼間停了一停，少頃，他薄唇輕啟，「沈妹妹安好。」

雲黛覺得他的聲音很好聽，清潤如玉，如泠泠古琴，但他看人的目光與周身的氣質一般冷冷淡淡，讓人覺得疏離不可親近。

雲黛動作笨拙的回了個禮，「世子爺萬安。」

互相見過禮，晉國公這才注意到一旁局促不安的沈富安，「這位是？」

沈富安立刻端起笑容，殷勤的往前湊，「國公爺萬福，世子爺萬福，不知兩位貴客登門，真是有失遠迎。草民是沈忠林的族弟，他祖父與我祖父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。這不是族裡聽說忠林兄長家中變故，特派我來幫處理後事，順便將我這可

憐的小侄女帶回族裡撫養……」

他邊說，還拿起袖子擦了擦眼角並不存在的淚水。

雲黛見這人光天化日演起來了，心裡憋悶，幾次想拆穿他的偽善面目，但礙於晉國公在場，不敢冒犯，只得握緊拳頭，可那小臉頰已氣得微鼓。

晉國公將她的小情緒收入眼底，面上不動聲色，只緩聲道：「帶回族中撫養也好，你們族人有心了。」

「應該的、應該的，到底是我們秦州沈氏的血脈，總不好袖手旁觀。」沈富安詔媚笑道，又擺出一副主人家的姿態，請晉國公父子上座，命僕人端上茶水。

這檔口，國公府的奴僕也將兩大箱厚禮搬到了廳內。

「這是？」沈富安嚥了下口水。

「沈老弟於我有恩，這是謝禮。」晉國公隨口說了這麼一句，不再多談，側身與雲黛寒暄起來。

沈富安見晉國公都不搭理自己，只跟個小丫頭片子說話，心有不甘，幾次插話無果，他只好歇了心思，轉而盯著那兩個大箱子，恨不得長出透視眼，看清裡頭是金銀還是錦緞。

就在他捉摸著如何瞞過族裡私吞這筆厚禮，晉國公就轉向他，「你們準備何時出發？」

沈富安愣了愣，坐正身子恭敬道：「回國公爺，自然是越早越好，最好明日便能出發，族中親人都盼著這孩子呢。」

雲黛聞言，心裡一急，腕上的銀鐲子磕上茶盞，發出「叮」的一聲脆響。

廳內幾人皆看向她。

沈富安眼皮一跳，搶先一步道：「這孩子沒了父兄，悲痛過度，現下又要離開自小長大的地方，難免不捨。不過孩子適應能力強，到了秦州住段時間便也習慣了。」晉國公挑眉沒接這話，只端起天青色茶杯淺啜一口。

等放下茶杯，他微笑看向雲黛，「沈家侄女，妳先帶阿縉給妳父兄上炷香，我與妳族叔單獨聊會，可好？」

雲黛微頓，對上晉國公冷靜穩重的目光後，她抿了抿唇，「好。」

「阿縉。」晉國公悠悠看了長子一眼，「隨你沈家妹妹出去吧。」

玄衣少年站起身，彎腰拱手，「是。」

兩人一道出了正廳。

棺材與遺物是十日前送來的，沈忠林夫婦多年前搬來肅州謀生，此處並無親戚，葬禮是由身邊幾位好友鄰里幫襯操辦的。小門小戶，又是年節的，喪事一切從簡，兩口棺材一道葬在了城外二十里的槐樹坡。

雲黛一開始是走在前頭帶路的，可少年腿長步子大，她意識到這點，腳步也不由加快，怕他嫌她怠慢。

她小碎步邁得急，雙環髻上簪著的白色蝴蝶珠花也跟著一顫一顫。

不知是年紀小還是缺吃少糧，少女的髮色偏黃，廊外陽光一照更是泛黃，好似蝴蝶落進秋日草叢裡。

謝伯縉跟在後頭，盯著她腦袋上的蝴蝶瞧了片刻，終是沒忍住，開了口，「不著急，妳慢些走。」

雲黛扭頭看他，在走廊交錯的光線下，少年面部的線條更加分明，斷金割玉般俊美又凌厲，她輕輕的「嗯」了一聲，腳步慢下。

沈家院子小，走了沒幾步兩人便到了後院。

後院正房佈置成靈堂，四處掛著白幡，案桌上供奉三塊松木牌位，一舊兩新，前頭擺著些糕餅果子和點了紅粉的江米糰。

雲黛動作熟練的取了三炷香，點燃後小心翼翼的遞給謝伯縉，「世子爺，香。」

謝伯縉目光從那幾塊牌位收回，落在面前瘦小的女孩身上，接過線香，欲言又止。

雲黛像是明白什麼，纖長的眼睫垂下，細聲道：「另一塊牌位是我娘親的……娘親生我時出血難止，沒了。」

她從未見過娘親，但父兄與她說過，娘親是世間最溫柔的女子，有一雙星辰般明亮的眼睛。

謝伯縉素來話少，又鮮少與這般年紀的女孩打交道，有意安慰她兩句又不知該如何措辭，抿了抿薄唇，最後只低低說了句「節哀」。

他轉身去上香，神色肅穆，舉止有禮。

雲黛在一旁靜靜看著，心想，這位世子爺雖然看起來冷冰冰的，但看他上香的態度，人應當不壞……

等少年將香插進爐中，雲黛壯著膽子上前，小聲喚了一聲「世子爺」。

謝伯縉垂眸看她，「嗯？」

雲黛悄悄握緊手指，局促不安的問：「你知道我爹是如何與國公爺結識的嗎？我先前從未聽他提過。」

謝伯縉瞥過小姑娘緊繃的肩膀，還有故作鎮靜的小臉，緩緩開了口，「鬼枯嶺之戰，妳父親替我父親擋了一刀。」

那場戰役實在凶險，若不是沈忠林及時推開晉國公，那淬了毒的刀刃就會從背後刺穿晉國公的胸膛。

「我父親本想等戰役結束，好好感激妳父親的救命之恩，不承想鳴金收兵後，卻傳來妳父兄戰死沙場的噩耗。」少年面色凝重，嗓音也很低，「他只好先派人將妳父兄的屍首與遺物送回肅州，回城後得知沈家僅剩妳一人，便帶我登門拜訪……」

見小姑娘逐漸泛紅的眼眶，謝伯縉本想再說「節哀」，話到嘴邊，又覺得節哀真是句頂頂無用的廢話，遇到這樣的變故，誰能節哀呢？

「妳……想哭就哭。」如玉的手指從袖中掏出一塊乾淨的帕子，他遞給她，「哭出來會好受些。」又怕她會難為情，他背過身，筆挺如竹的站著，「哭吧，我不看妳。」

雲黛淚珠兒都快落下來了，見到他筆挺的背影，愣了一下，莫名哭不出來了。晶瑩的淚珠不上不下的掛在睫毛上，她努力平復了一下情緒，軟軟的嗓音還帶些哭腔，「世子爺，我不哭了。」

謝伯縉扭過頭，「不哭了？」

雲黛肯定的點了下頭，「不哭了。」

謝伯縉「嗯」了一聲，默了片刻，又問她，「妳真要隨那人回秦州去了？」

雲黛微愣，等反應過來，有些猶疑。

謝伯縉瞇起黑眸。

雲黛心裡糾結了一陣，才鼓足了勇氣，「求世子爺幫忙。」

她屈膝就要朝謝伯縉跪下，好在謝伯縉自幼練武，身手夠快，一把拽住小姑娘綿軟的手臂，將人拉了起來。

也不知是他手勁太大，還是雲黛太過瘦弱，這麼一拽，她人就栽進他懷中，腦袋撞到他的胸口，疼得發懵。

等她捂著額頭站穩身子，抬眼就見少年黑著一張俊臉，語氣也透著幾分厲色，「有話好好說，妳跪什麼！」

雲黛嚇了一跳，縮了下脖子，很沒底氣，「我聽旁人說，求官老爺做主都要跪下求的……」

謝伯縉默了兩息，道：「我不是官老爺，且妳父親是我們謝家的恩人，妳是恩人之女，有話直說便是，不必如此。」

雲黛怯怯看向他，像是在確認他的話。

謝伯縉迎上她的目光，平靜且坦蕩。

雲黛這才放下心來，又想到自己方才下跪太沒見識，難免羞惱自責，好半晌才開口，「我不想去秦州……我那族叔沒安好心，他想侵佔我家的錢財。」

她將昨夜的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出來。

謝伯縉臉色漸冷，往日他只聽人說過欺負孤女吃絕戶的事，沒想到今日竟叫他給碰著了，修長的手掌不自覺撫上腰間別著的匕首。

「世子爺，求您幫幫我，我真的不想去秦州，雖然爹爹和哥哥不在了，但我守著這院子，有奶娘管家他們陪著我，我自己能過下去的。」

人不大，倒還挺堅強。

謝伯縉看她一眼，「妳還是個小孩，沒長輩照料怎麼行？」

雲黛乍一聽這話，還以為他也支持她回族裡，急得原地蹦躂了兩下，「可以的，我有錢，能活下去的。」

謝伯縉擰眉，長臂一伸，穩穩按住她的小腦袋，「又不是兔子，怎還急得亂蹦。」

雲黛仰起臉，水靈靈的大眼睛撲閃撲閃，試圖說服他一般，「我真的可以的，朝廷送了錢來，還挺多的。」

「嗯，有多少？」謝伯縉語調平淡，「妳這般張揚的嚷嚷妳有錢，就不怕被人惦記？」

雲黛眨眨眼，「這裡就你和我，又沒別人。」

謝伯縉扯了下嘴角，「妳就不怕我搶妳的錢？」

雲黛的目光閃了閃，小臉有些戒備，訥訥道：「你應該……應該不會的吧？」

或許因為謝伯縉家中只有兩個弟弟，且一個比一個頑劣難馴，現下見著個傻乎乎

又好哄騙的小孩，莫名其妙生出逗逗她的心思。

他故意不說話，只盯著她瞧。

雲黛被他看得心裡發慌，嘴上依舊強撐著，「你是世子爺，未來整個國公府都是你的，你可有錢了，比我的錢多上許多許多……我這點銀錢你肯定看不上的，是……是吧？」

謝伯縉依舊不置一詞。

這下雲黛真是被嚇住了，小嘴一撇，眼圈紅了，「你、你……不會真要搶我的錢吧？我其實沒有錢的，就夠我買些口糧，不多的。」

謝伯縉：「……」

糟了，把小姑娘逗哭了。

清俊的面上飛快劃過一抹不自在，他輕咳一聲，正色道：「別哭了，我不要你的錢。」

雲黛淚光輕顫，歪著頭，「真的？」

謝伯縉道：「真的。」

雲黛長鬆一口氣，又點點頭，自說自話，「我就說了，你那麼富貴，看不上我這點的。」

「雖說如此，但你這樣有錢的小孤女，就像狼群裡的羊娃子，覬覦的人只多不少。」

捕捉到她臉上的慌張，謝伯縉將她環髻上的小蝴蝶扶正，語氣是一貫的波瀾不驚，「不過你放心，你族叔的算盤我既知曉了，便不會讓他帶你走。」

晉國公與沈富安也就聊了半盞茶功夫，便來後院上香，上完香之後，晉國公父子準備告辭。

眼見沈富安笑咪咪的送著晉國公出門，一口一個「國公爺」叫得親熱，雲黛心頭直打鼓。

國公爺與族叔聊了什麼竟這般熱絡，難道國公爺被沈富安的花言巧語給蒙蔽了？她正惴惴不安，忽然感覺一道清冷的目光落在身上，雲黛下意識抬頭，便對上謝伯縉那雙平靜無波的黑眸。

他靜靜望向她，微不可察的朝她點了下頭。

不知為何，雲黛那顆吊起的心漸漸平靜下來，雖然只是第一次見到世子爺，但他好像有種讓人心安的力量。

她想，既然他答應會幫她，那她相信他一定能想出辦法的。

「天寒地凍的，別再送了。」晉國公瞥了眼遠處黑沉沉的天色，低頭對雲黛道：「晚些怕是又要下雪，你記得多添件襖子，夜裡歇息時屋裡的炭盆也燒暖和些，莫要著涼。」

這長輩般關懷的口吻讓雲黛心頭一暖，輕聲應下，「多謝國公爺叮囑。」

「好了，都回吧。」晉國公笑了笑，帶著世子上了馬車。

很快，華麗的馬車在兵將的護送下駛出微狹的巷道。

沈富安目光緊緊跟隨著那馬車，待人走遠了，不由面露豔羨，咋舌道：「不愧是國公府，真是氣派啊。」

雲黛慢慢收回目光，掃過他貪婪又諂媚的臉龐，淡淡說了句「有些乏累」，便自行回了屋。

## 第二章 收養小孤女

寬闊的街道上，木質車輪碾過路邊積雪，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。

縹色織錦車簾甫一放下，晉國公臉上的笑容就沉了下來，大馬金刀的坐著，周身氣場很低。

謝伯縉倒了杯茶水奉上，「父親怎麼了？」

晉國公接過茶杯，卻沒打開茶蓋，順手放在一旁，狹長雙眸睜起，沉聲道：「那沈富安不是個好東西，你沈家妹妹要是跟他回了秦州，日後怕是不好過。」

聽到這話謝伯縉並不詫異，連他都看出沈家小姑娘對沈富安的抗拒，父親明察秋毫，自然也能看出。

清幽的沉水香味從累絲鑲紅石熏爐裊裊飄出，既已打開話頭，謝伯縉順勢將雲黛在靈堂說的話複述了一遍。

晉國公一聽，慍色更濃，罵道：「真是個混帳東西，人還沒去秦州呢，他那些歪心思就掩不住了？可見他是半點沒把你沈家妹妹放在眼裡，藏都懶得藏。」

謝伯縉眼睫微垂，冷淡的勾了勾唇，「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女，可不就是砧板上的魚肉，任人宰割。」

晉國公捶了捶有些酸疼的膝蓋，多年前這裡受過傷，一到潮冷的冬天骨頭就開始疼。

他厲聲道：「她是沈老弟僅存的血脈，我斷然不能讓她這樣被人欺負。沈富安這個黑心玩意，明日我便派人大棒子將他趕出肅州！」

「父親。」謝伯縉喚了一聲，「今日趕走一個沈富安，明日難保不會來個沈富貴、沈平安，雖說如今天下太平，生活富足，但一個守著家財的孤女總是招人眼的。」何況她還那麼小，那麼柔弱，小胳膊跟柴火棍似的，彷彿稍微用些力就能捏斷。

「說的也是。」晉國公點點頭，沉吟道：「那我親自派人護送她回秦州，再在他們沈氏族裡好好挑一挑，總能挑出一戶忠厚善心的人家。」

謝伯縉扯了扯嘴角，不置可否。

馬車到達晉國公府時，天上也開始落雪，細細碎碎的砸在傘面上，發出沙沙的響聲。

後院正房內，晉國公夫人喬氏斜靠著秋香色牡丹宮錦引枕，手中捧著一個黃底藍邊牧童橫笛的青花瓷碗，裡頭是剛盛出來的枸杞羊湯，湯色清潤，胡椒香濃。

外門的小廝在簾外稟告，「夫人，國公爺和世子爺回府了。」

喬氏稍稍直起腰，連忙讓人請他們來後院喝湯，暖暖身子。

一炷香後，晉國公和世子踏著雪趕了過來。

「今年雪多，你們出去一趟，外頭可冷吧？」喬氏體貼的給晉國公脫下氅衣，又柔聲問著，「沈家情況如何，那沈家小姑娘可還好？」

「家裡遭了那樣大的變故，情況能好到哪去。」晉國公邊拿起熱帕子擦臉，邊歎道：「那孩子才九歲，比咱們家三郎還要小兩歲。模樣挺清秀，就是個頭小小的，好像有不足之症。臨出門前我私下問過沈家僕人，才知這孩子原是早產兒。沈夫人懷她時不知怎麼跌了一跤，這孩子只在娘胎裡待了八個月便出來了，是以自幼體弱，這幾年悉心調養著倒病得少了些，只是前段時間聽到父兄的死訊又大病了一場，整個人瘦成小貓崽似的。」

喬氏為人母後最是聽不得孩子受罪，聽到這番描述，連連唏噓，「竟這般可憐，早知道她是個體弱的，我就讓你多帶些補品過去了。」

「補品什麼的先放放，現下有件事要比補品急得多。」晉國公往榻上坐下，開始與喬氏說起沈家族叔的無恥。

謝伯縉斜坐在對面的黃花梨木蕉紋圈椅上，手中端著碗熱氣騰騰的羊湯，慢慢地喝著，未置一詞。

喬氏這邊認真聽完也憤慨不已，末了搖頭歎道：「世態炎涼，人一遭了難，什麼妖魔鬼怪都冒出來了。女兒家來到世上本就比男兒遭受更多苦難掣肘，現在那沈家姑娘又遇到這事，夫君，咱可不能不管……」

晉國公何曾不是這般想的，只是還沒想到妥善法子，他心裡揣著事，羊湯也喝不下去，索性將碗擱在桌邊。

謝伯縉這邊不緊不慢的喝完一碗湯，見到父母沉思的模樣，拿起塊帕子擦了擦嘴。少頃，他看向喬氏，語調漫不經心，「母親，您不是一直想有個女兒？」此話一出，空氣中彷彿靜了靜，半晌，喬氏錯愕道：「阿縉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謝伯縉端起香茶漱口，淡淡道：「添副碗筷的事，我們謝家養個小姑娘還是養得起的。」

何況她瞧著嬌嬌小小的，吃也吃不了多少。

這雲淡風輕的一句話如醍醐灌頂，晉國公夫婦頓時豁然開朗。

「對啊，可以將她帶回國公府養著嘛！」晉國公濃眉舒展，拍著額頭，「怪我怪我，只想著在沈氏族裡給她尋戶好人家，一根筋沒轉過來。也對，將她託付給旁人，哪有在自己眼皮子下心安。阿縉，你這法子好！」

喬氏這邊也動了心，她一直想要個女兒，無奈天不遂人願，接連三胎都是兒子。十一年前生三郎時又傷了身子，大夫說日後不好再生養，算是徹底斷了她得個女兒的念想。

「那孩子的父親於我們謝家有恩，說來也是兩家的緣分。若她願意入府，我是很樂意將她當女兒教養的。我親自教著，不說將她培養成什麼才華橫溢的大才女，養成個知書達禮的閨秀應當沒問題。日後她及笄了，有咱國公府給她抬名頭，那孩子許個好人家，也算報答沈校尉對你的恩情。」

喬氏越說越覺得這主意好，轉臉就催起晉國公，「夫君，明日一早你再去趟沈府……不，我與你一道去，咱們一起將孩子接回來。」

晉國公剛想說「好」，就聽長子道——

「明日我與父親一道去，母親您留在府中忙罷。」

喬氏不解。

謝伯縉道：「若沈家妹妹真的入府，您得安排她的住所、隨身伺候的奴僕，還有些其他瑣事，有得要忙。」

何況他有預感，他們去接雲黛回府，那沈富安一定不會善罷甘休，指不定要鬧出什麼事，那種人的醜態還是不要汙了母親的眼睛。

喬氏聽到長子的話，想了想覺得有理，便道：「那行，你與你父親去吧，我在府中等你們回來。」

說到這，她忽然想起什麼，好奇地問：「阿縉，那沈家姑娘性格如何？」

畢竟是要養在身邊的，她私心還是想要個氣場合、好相與的。

謝伯縉垂了垂眼，看著自己掌心的紋路，莫名想起按住那毛茸茸小腦袋的觸感。

細軟泛黃的頭髮，含淚的倔強眸子，還有可憐巴巴說「我可以養活自己」的軟糯哭腔。

他淡聲道：「挺乖的。」

像隻兔子，看起來可憐巴巴很好欺負，但是急了也會咬人的那種。

這場雪落了一整晚，雲黛也輾轉反側了一整晚。

清晨聽到院子裡沈富安張羅搬箱籠的聲音，她抱著自己的小包袱，躲進了後院靈堂裡。

將裝滿全部家當的小包袱小心翼翼的塞進香案的白色桌布下，雲黛跪在淺黃色的蒲團上抬起小腦袋。

冰冷的松木牌位在繚繞輕煙中靜默不語，雲黛盯著上頭描金漆的文字，鼻尖控制不住的發酸，淚水在眼眶裡直打轉。

「爹爹，娘親，哥哥，我好想你們……」

她無聲哽咽著，想起半年前還沒跟突厥打仗那會兒，父親下值回來會給她帶順喜樓的桂花糕，哥哥會帶她去城西牆根下摘桑果，兩人吃得舌頭和嘴巴都染紫了，互相笑對方是紫舌頭妖怪。

臨出征時，哥哥笑著對她說——「妹妹妳乖乖等我和爹爹回來，等哥哥立了功，當了大將軍，天天給妳買桂花糕吃！」

爹爹也答應她，今年回家過年，拿賞銀給她多裁幾套漂亮的新衣裳，還要給她打個純金雕花的瓔珞項圈。

言猶在耳，父兄的音容笑貌漸漸成了兩具面目全非、慘不忍睹的屍體。

淚水宛若斷了線的珠子，劈里啪啦往下掉，雲黛瘦小的身軀伏在蒲團上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為什麼就留她一個人在世上呢？倒不如把她一起帶走，在地下一家團圓，也好過她孑然一身、無依無靠。

她這邊悲傷難抑，門口忽然響起陳氏的拍門聲，「姑娘，您快出來，前頭出事了！」

雲黛心口一跳，忙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淚，起身去開門。

迎面是陳氏焦灼又帶著幾分喜色的臉，雲黛滿臉困惑，「奶娘，怎麼了？」

「姑娘，國公爺和世子來了，他們不准妳那族叔帶妳走，妳族叔不樂意，在前頭胡攬蠻纏，瞎了心的想訛錢呢。您快去前頭看看吧！」

雲黛回過神來，提起裙襬就往前頭跑。

寒風料峭，她跑得越急，風刮在臉上越疼，等她趕到前頭時，兩邊臉頰都變得紅通通的，也不知是被凍的，還是跑得太急了。

還沒等她跨過正廳門口，眼角餘光晃過一道白光——

只見那身著墨青色箭袖襖袍的世子爺拔出匕首，直直朝沈富安的腦袋甩了過去。

眾人大驚，雲黛的心也「咻」的提到嗓子眼，呆愣在原地。

這……這是要殺人？

那柄寒光閃閃的匕首飛過上空，隨後貼著沈富安的頭皮飛過，最後「叮」的一聲，深深扎入身後那根高大的圓柱。

一時間，屋內靜得落針可聞。

沈富安雙腿哆嗦，目光呆滯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腦袋，卻抓出一把被削掉的頭髮。下一刻他像是被抽掉骨頭似的，整個人癱坐在地上，慘白的臉上肥肉抽搐著，再不見訛錢的無賴之色。

「阿縉，你失禮了。」晉國公嘴上斥責著長子，眼中卻並無怒色。

謝伯縉朝自家父親拱了拱手，「是兒子魯莽了。」

說罷，他邁步朝著沈富安走去。

沈富安嚇得直往後縮，雙目寫滿恐懼的盯著這年歲不大出手卻狠厲的少年。

謝伯縉低下頭，冷淡的黑眸掃過地上那縮成一團的男人，再看他袍襤處可疑的濡濕痕跡，眼中嘲意更深。

還好沒讓母親跟來，不然瞧見這髒東西怕是要幾日吃不下飯。

他抬手拔下柱子上的匕首，嗓音清冷，「貪得無厭，必招禍患。你若還想活著走出肅州，現在就收拾東西滾。」

「是是是，世子爺饒命，小的這就滾，這就滾。」

若說先前沈富安還想撒潑打滾討些好處，如今飛了這麼一刀，他再不敢有半點想法。國公爺有何手段他不清楚，但這位世子爺看他的眼神就跟看死人一樣，實在叫人膽顫心驚。

「回秦州後，若是讓我知道你在外頭亂說……」謝伯縉修長的手指把玩著匕首，斜覲道：「仔細你的舌頭。」

沈富安跪在地上連磕著頭，「是、是……小的絕不敢亂說。」

見沈富安落水狗般膝行著往門口去，謝伯縉慵懶抬眼，當看到不知何時來到的雲黛時，目光頓了一頓。

那個鵠鴨似的小身板直愣愣的杵在門邊，那雙瞳仁尤其烏黑的眼眸一錯不錯的盯著他手中的匕首，像是嚇傻了般。

謝伯縉皺了下眉，低頭將匕首收回花紋精緻的刀鞘，朝她走去。

見他靠近，雲黛連忙醒過神，怯怯的往後退了一步。

謝伯縉眉頭皺得更深，本來不想說話，但看她嚇成這副模樣，又記起她是個多病體弱的，怕嚇破她的膽，想了想，還是說了一句，「我的刀只對惡人，不欺負好人。」

見她睜著眼睛沒出聲，他也不再解釋，只道：「外頭風大，進屋說話。」

這回雲黛點了點頭，乖乖走進廳內。

沈富安趁著眾人注意力分散，趕緊跑出屋子。

雪地路滑，他腳步踉踉蹌蹌，還栽了兩個跟頭，背影滑稽又狼狽。

雲黛見狀心裡也明瞭，這個包藏禍心的壞族叔被國公爺和世子爺趕跑了，她不用去秦州了！

懸了一夜的心總算落回了肚子裡，她緩步上前，腳步是這段時日少有的輕快。

「雲黛多謝國公爺，多謝世子爺。」她深深一拜，態度無比恭敬。

「都與妳說了不用多禮。妳父親於我有恩，如今他不在了，我自然要替他看顧好妳。」晉國公抬手示意她坐下說話，語氣溫和，「世侄女，妳可有想過日後如何生活？」

這可就問倒雲黛了，從前家裡有父兄頂著，她吃喝不愁，無憂無慮的過一天算一天，從未想過有一日父兄會逝去，當真是天都塌了。

眼下她只知道看好家裡的銀錢，至於其餘的事……她沒想過，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應付。

晉國公將雲黛的茫然盡收眼底，斟酌片刻，道：「妳還是個孩子，年紀小，尚撐不起門戶。昨日我回去與我夫人商量了一番，我們有意收妳為養女，帶妳回國公府撫養，妳可願意跟我們回去？」

雲黛怔住，去國公府？

在她有限的認知下，國公府就像話本裡的天庭一樣，雕梁畫棟、金碧輝煌，又高高在上遙不可及，是她們這種人仰望的存在。

人對未知的事總是帶著恐懼的，雲黛心頭惶恐，若是被收為養女，那她以後要叫國公爺父親，叫國公夫人母親？可她並不想這般稱呼旁人，她的娘親和父親是任何人無法取代的。

她這邊猶疑不決，身後的陳氏卻喜出望外，面上難掩激動。國公府要收姑娘為養女，那可真是天上掉餡餅，作夢都求不來的好事！

見姑娘半晌不出聲，陳氏忍不住扯了下雲黛的衣裳，拚命朝她使眼色。

雲黛看了看奶娘，再看向一臉寬和的國公爺，以及並無多少表情的世子……

驀的她想起昨日世子說的話——「有錢的小孤女，就像狼群裡的羊娃子，覬覦的人只多不少。」

是了，今日趕走了個族叔，誰能保證以後不會有其他惡人上門呢？

雖不知進了晉國公府是什麼光景，起碼國公爺不會貪圖自家的財產，也不會想從她身上謀取什麼好處，他是真心想幫她的。

晉國公見她遲遲不語，以為她是不願又不好拒絕，雖覺得可惜，但還是選擇尊重這孩子的意願，「若是妳不願的話，那我再想想其他法子……」

「國公爺。」

雲黛站起身來，撫了撫素白的衣襯，穩穩朝晉國公一拜，嗓音稚嫩又清晰，「多謝您收留我，我願意跟您回去。」

晉國公眼睛一亮，旋即眉開眼笑，「好好好，妳願意就好。」

兩日後，雲黛坐上了前往晉國公府的馬車。

原本點頭答應的那一日，晉國公就想帶雲黛回府，但雲黛以家中尚有庶務未盡，往後推了兩日。

這兩日她除了收拾箱籠，又拿出錢財和身契遣散了府中的僕人。

沈家奴僕不算多，但都是沈忠林精心挑選，在沈家為僕多年忠心耿耿的。見主家遭了這般劫難，姑娘還細心的厚待他們，內心感激不盡，接過銀錢給姑娘磕了個頭，好聚好散了。

唯有周管家和陳氏不肯離去。

周管家道：「姑娘日後雖在晉國公府住著，但若想家了便回來看看。老奴替您守著這院子，保管您什麼時候回來，都齊齊整整，跟從前一個樣。」

陳氏則是說：「姑娘您一落地便是老奴餵養著，如今您要去國公府，那樣的大宅院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身邊總得有個體己人。老奴雖比不上國公府裡的奴僕細緻妥帖，可待姑娘的真心是旁人都比不上的，姑娘您把老奴也帶上吧。」

雲黛看著兩人誠懇的面孔，心頭動容。

她託國公府派來接應的楊婆子給府裡遞了個信，喬氏得知雲黛想帶奶娘一同入府，二話不說便允了。

現下往國公府去的路上，陳氏嘴上安慰著雲黛別緊張，可她透過車簾間隙看到國公府高大軒麗的外牆，自個兒倒是驚得直嘖口水，「乖乖，這國公府可真大啊，馬車沿著外牆走了這麼久，竟還沒走到門口！早聽人說國公府有一坊之大，如今看來，這話真不假。」

陳氏放下車簾，扭頭對雲黛道：「老奴聽楊婆子說，咱們從西邊的門進，進去後先去拜見國公夫人。姑娘莫怕，楊婆子說了，國公夫人最是心善寬和，她知曉您入府可歡喜著呢。」

雲黛輕抿下唇，應道：「國公爺和世子都是好人，夫人肯定也很好的。」

說話間，馬車在西側門停下，簾外響起楊婆子客氣的聲音，「沈姑娘，您請下車。」

雲黛理了下衣裳，因著還在熱孝期，忌諱穿色彩鮮豔的衣服，但時下尚在年節，又是去國公府，所以奶娘特地給她挑了件月白色小襖，素淨而不顯得太喪氣。

陳氏扶著雲黛下了馬車。

雖做了一路的心理準備，然而真下了車，看到國公府氣派的朱色大門，雲黛還是不由得忐忑起來。

門口候著的幾位婆子快步迎了上來，朝雲黛行禮，親親熱熱道：「姑娘可算來了，夫人兩日前就盼著您了。」

雲黛見她們這般熱情的笑臉，一時不知該如何接話，只睜著大眼睛，面上露出客

氣的笑。

婆子們與楊婆子交談了兩句，便請雲黛上了軟轎。唯恐她不適應，還特地讓陳氏跟在轎旁作伴。

雲黛坐在舒適的小轎上，雖好奇外頭的環境，卻不敢掀簾偷看，畢竟前後這麼多婆子僕人簇擁，萬一她偷偷打量被人瞧見了，會不會覺得她沒見識。

奶娘說了，國公府不比外頭，府中主母不是王侯之女也是世家閨秀，老夫人崔氏出自河東四大家族之首的清河崔氏；夫人喬氏則是名滿天下的大賢喬太傅的嫡女，書香門第，出閣前便是名滿長安的大才女。這些世家貴女，最是重規矩守禮儀的。雲黛從小沒娘，父兄又是武夫，禮儀規矩那些就奶娘教了一些，平日應付尋常人家還成，在這高門世家面前怕是不夠瞧的。

雲黛心想，待會兒見到國公夫人，她行禮的動作可得優雅，不能有差錯，得給夫人留下好印象才是。

### 第三章 初入國公府

胡思亂想間，軟轎總算停下。

「姑娘，到後院了。」楊婆子介紹著，伸手攏了雲黛一把。

雲黛站定，不動聲色打量著四周，又見一垂花門後走出兩位衣著富麗的姣美女子。乍一看她們的穿著打扮，雲黛還以為是哪家府裡的小姐，等那兩女子開了口，才知道她們是國公夫人跟前的大丫頭，專門出來迎她的。

「怪道高門的奴婢賽過外頭的富家小姐，這氣度、這打扮，還真是不一般。」陳氏偷偷與雲黛咬耳朵。

雲黛強壓下心頭震動，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，再看那兩大丫鬟的，那樣錦緞做的好衣裳，她好像都沒有幾件。

「姑娘跟著奴婢們來。」那名喚玄琴的青襯丫鬟笑道：「半盞茶前，國公爺帶著三位爺回了府，這會子也在夫人的院裡呢。」

雲黛一怔，嗓音發緊，「都、都在？」

她知道國公爺和夫人一共育有三子，世子爺她已經見過了，卻不知道另外兩位是怎樣的脾性。一想到馬上就要見到那麼多人，她心裡更慌了。

玄琴見小姑娘眉眼間的怯色，柔聲道：「國公爺是特地領他們來見您的，說是妹妹要入府了，做兄長的得親自相迎才是。」

雲黛知道玄琴是在寬慰她，感激的笑了下。

她跟在兩個大丫鬟身後往裡走，穿過長長的走廊又過了幾扇門，一路假山嶙峋，雕欄玉砌，只因冬日積雪，奇花異草凋零枯敗，少了幾分蔥蘢，卻自有另一番幽靜景致。

約莫走了半刻鐘功夫，雲黛總算到了主母喬氏的歸德院。

「來了來了，沈姑娘來了——」院門口的丫鬟喜笑顏開的喊著。

眼見著院內其他人紛紛朝自己看來，雲黛的身子繃得緊緊地，心頭默念著：別緊張，要淡定。

兩邊丫鬟打起門簾，雲黛往屋裡去，才剛進去，就見身著常服的晉國公和一位雍

容貌美的年輕婦人迎上前來。

雲黛腳步停下，下意識屈膝行禮，「國公爺萬福……」頓了頓，又看了眼那位氣度華貴的夫人，心想這應該就是國公夫人喬氏了，態度越發恭謹，「夫人萬福。」晉國公還是那般溫和，朝雲黛點了點頭。

喬氏則是上前兩步，伸手扶起雲黛，「好孩子，回來就好。不必這般多禮，日後我們便是一家人了，妳將這當做自個兒的家便是。」

夫人的聲音很溫柔，拉著雲黛的那雙手柔軟又溫暖，雲黛緩緩抬起頭，看著眼前這位比她想像中還要年輕美貌、溫柔寬厚的國公夫人，像是喝了一碗暖暖的薑糖水，渾身上下都暖洋洋的。

她打量著喬氏，喬氏也打量著跟前的小姑娘。

這孩子說是九歲，可這個頭和模樣瞧著還要小些，小腦袋小身板，細胳膊細腿，頭髮泛黃，皮膚是不健康的蒼白，小臉乍一看平平無奇，只稱得上清麗，可仔細再看，會發現她的五官生得很是精緻。

尤其那雙清澈透亮的黑眸，眼尾彎彎往下垂，不笑的時候顯得無辜，笑起來又添了幾分嬌憨甜美。

喬氏真是越看越順眼，越看越喜歡，握了握她的手道：「我以後就喚妳雲黛，可好？」

雲黛點頭，乖順應下，「都聽夫人的。」

喬氏笑意更甚，「真是個乖孩子。」

眼見兩人認識得差不多，晉國公朝雲黛招手，「雲黛過來，我帶妳認一下妳的哥哥們。」

雲黛抬眼看去，只見晉國公身後不知何時多了三位美服華冠的少年。

三人年歲各異，身高不同，並排站著由高到低，倒格外的和諧。

雲黛走到晉國公身旁，晉國公給她介紹道：「妳大哥哥伯縉，前兩日見過的。這個是二郎，名喚仲宣，臘月剛過了十三歲生辰。這個是三郎，名喚叔南，比妳年長兩歲，十月的生辰。」

雲黛好奇的目光一一掃過三人。

世子爺謝伯縉似乎格外喜歡深色衣裳，今日著一身暗紫色卷草紋織錦襖袍，俊美的臉龐上依舊是那副清冷矜貴的神色。

二郎謝仲宣，身著一件雪青色錦袍，烏髮高束。三兄弟中他的模樣最像喬氏，生得唇紅齒白，眉目如畫，一雙含情桃花眼彷彿帶著鉤子，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和煦。

相比喜怒不形於色的世子爺，雲黛下意識覺得這位哥哥更好親近，不過有一點她很困惑，這大雪天的，二哥哥的手中為何還捏著把扇子？

抱著這樣的疑惑，雲黛看向三郎謝叔南。他的年歲與雲黛最是接近，卻足比她高出一個頭，穿著件簇新的朱紅袍子，頭戴金冠，一雙黑漆漆的眼睛靈動又狡黠，從見到雲黛開始就不停地打量著她。

「阿縉，二郎，三郎。」晉國公清了清嗓子，看向三個兒子時表情不復對雲黛那

般溫情脈脈，很是嚴肅，「我與你們母親收了雲黛做養女，以後她就是你們的小妹妹，你們要寵著她，護著她，盡到做哥哥的責任。若是讓我知道你們誰欺負她了，我定饒不了你們，都聽到了嗎？」

聞言，謝伯縉撩起眼皮，淡淡的瞥了雲黛一眼，「嗯，知道了。」

謝仲宣輕搖著灑金扇子，唇邊笑意儒雅，朝雲黛頷首，「小妹好。」

謝叔南或許是被謝仲宣的扇子風給冷到了，誇張的打了個哆嗦，被晉國公一個眼刀飛去，立刻縮了縮脖子站直了身子。

他拍了下胸脯，聲音還有些稚嫩，口氣卻大得很，「妳既是我妹妹了，以後我罩著妳，保管肅州府……哦不，整個隴西都沒人敢欺負妳！」

看著三位性格各異的兄長，雲黛眨了眨眼睛，旋即怯怯行禮，「兄長萬福。」

聽到這聲「兄長」，謝叔南最是激動，湊上前就想親近這個新來的妹妹。

喬氏輕攬過雲黛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好了，都別站著了，去裡頭坐著聊。」

眾人一道進了屋，屋內地龍燒得暖烘烘的，桌上擺著各色糕點果子、炒貨果脯。

喬氏命人端了一盞冰糖燕窩讓雲黛潤一潤嗓子，又噓寒問暖了一番。

女子說話，晉國公和三位公子都不好插話，只陪坐著靜靜喝茶。

待雲黛將燕窩喝完，喬氏起身對父子四人道：「我先領雲黛去她的清夏軒，你們自去忙吧，等夜裡咱們一家再一齊用飯。」

晉國公便帶著兒子們先行離開。

出了歸德院，晉國公自去前院書房，三兄弟則往北苑走去。

父親一走遠，性子最跳脫的謝叔南立刻來了精神，迫不及待與兩位兄長討論起雲黛，「這個新妹妹可真矮，大哥，你不是說她有九歲嗎？怎麼我看她才七八歲的模樣。她從前是窮得沒飯吃嗎，怎麼面黃肌瘦的？」

謝仲宣晃著扇子，「母親不是說了，她自小體弱，而且八品校尉的俸祿算不上多，估計也沒過過什麼富貴日子。不過她既然到了我們家，好吃好喝的調理著，身子應當能強健些。」

謝叔南嘖了一下，「我先前還以為新妹妹應該長得挺漂亮的，沒想到她都比不上喬玉珠那個活夜叉。個子小就算了，膽子也那麼小，好像聲音大一點都能把她嚇暈過去……」

「三郎。」謝伯縉停下腳步，斜睨著謝叔南，語氣嚴肅，「不准這樣說妹妹。」長兄如父，謝叔南這個小魔王天不怕地不怕，生平最怕兩人——第一是晉國公，第二便是長兄謝伯縉。

被大哥這麼一教訓，謝叔南悻悻閉嘴，摸了下鼻子。

謝仲宣見狀，拿扇柄敲了下謝叔南的額頭打圓場，「大哥說得對，背後說人是非，非君子所為，何況玉珠和雲黛都是我們的妹妹，更不能這般說。」

謝叔南慚愧的，「我知錯了。」

謝仲宣掀唇轉向謝伯縉，「大哥，三郎說他知錯了，下次不會了。」

謝伯縉看著兩個弟弟，低低的「嗯」了一聲，這才繼續往前走。

喬氏給雲黛安排的清夏軒，是座種了許多花草的清新小院，離歸德院很近。

「我特地選了這處，妳若有什么事，幾步路就能來尋我。」喬氏期待的看向雲黛，溫柔問道：「怎麼樣，這院子妳可喜歡？」

雲黛打量著這雅致幽靜的院落，不論是院外的花草和秋千，還是屋內的桌椅板凳、幔帳紗籠，抑或是窗邊那盆粉白嫩黃的碗蓮和裡頭幾尾靈動游曳的小魚，無不透露出主人家的用心。

「喜歡，很喜歡。」雲黛望向喬氏，白嫩的臉頰露出真誠的笑，軟聲道：「多謝夫人，讓夫人費心了。」

「妳喜歡便好。」喬氏緩緩走到她身旁，彎下腰，美眸真切地望著她，語氣充滿憐愛，「雲黛，以後別喚我夫人了。妳既入了府，我與國公爺是真心想拿妳當女兒待的，日後便與阿縉他們一樣，喚我母親便是。」

雲黛微愣，喚她母親……

她雖然明白這是夫人待她親近，真心喜歡她，可是一一

雲黛兩片嫣紅的唇瓣動了動，「母」那個音在嗓子眼卡著，卻是無論如何都喚不出來。

有些挫敗又有些難為情，她低下頭，躲開喬氏溫柔鼓勵的眼眸，「夫人，對不住……我、我……」

「無妨。」喬氏抬起手，溫熱的手掌撫摸著雲黛的小腦袋，眸光越發溫和，「妳是個有情有義的好孩子，叫不出口也沒關係，妳只要知道，以後這裡就是妳的家，我是妳三位兄長的母親，也是妳的母親。」

雲黛也不知道是夫人嗓音太溫柔，還是夫人撫摸的手掌太讓人心安，她的眼眶驟的一熱，有種想哭的衝動。

喬氏看著她紅紅的眼圈，怔了一怔，似是想到什麼，也不再說這些，只拉著雲黛的手輕鬆的笑道：「乖孩子，來，看看我給妳準備的梳妝檯和新衣裳。」

雲黛緩了緩情緒，乖乖跟著去了。

等看過喬氏給她準備的衣裳用品，大丫鬟玄琴那邊也領著兩大兩小四個丫鬟走進屋來。

「夫人，奴婢將人帶來了。」玄琴畢恭畢敬的喚道。

喬氏應了一聲，領著雲黛走到明間，「這是我給妳安排的幾個丫鬟，原先還安排了個婆子，但妳身邊既有了個熟悉的奶娘，我便沒再給妳安排。」

她又伸手點了點其中一個身著藕色襖子，瞧著約莫十五歲的丫鬟，「這是琥珀，先前是在我院裡當差的，做事一向麻利，人也聰慧，妳初來乍到，有她在房裡照料，我也放心。」

被點名的琥珀站了出來，感激涕零的謝過喬氏的賞識，又恭敬的給雲黛請安，「奴婢拜見姑娘，姑娘萬福金安。」

雲黛忙抬了下手，「姊姊請起。」

「日後奴婢在清夏軒當差，姑娘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奴婢，奴婢一定盡力替姑娘解

憂。」琥珀這般說完，低眉順眼的退到一旁。

接下來，喬氏敲打了幾個丫鬟一番，又與雲黛叮囑幾句，這才起了身，「妳先歇息一會兒，等晚些我再派人叫妳過去用晚飯。」

「是。」雲黛也跟著起身送喬氏到院門口，直到看不見喬氏的身影，這才轉身回屋。

一邁進屋內，她就瞧見陳氏站在幾個箱籠前，四顧茫然。

雲黛眨了眨眼，有些不解，「奶娘，妳怎麼了？」

陳氏回過神，朝雲黛笑得一臉無奈，「國公夫人佈置的太周到了，院子裡啥也不缺，衣裳被褥、鞋襪巾帕、珠寶首飾、筆墨紙硯、一應具有。老奴在想，咱帶來的這些東西，拿出來該擺哪裡。」

雲黛抿了下唇，輕聲道：「妳看著辦吧，我平日用慣的東西還是擺出來，那些不常用的就放箱子裡。」

陳氏「欸」了一聲，彎腰動手，屋內幾個丫鬟見狀，也很是乖覺的上前幫忙。

看著她們歸置東西，雲黛忽然記起一事，她將琥珀叫到身前，神色為難道：「琥珀姊姊，我隨行的行李裡，有兩個箱籠是之前國公爺送來府裡的謝禮。我想著如今國公爺收留了我已是報恩。這兩箱厚禮我不好再收了……方才我就該跟夫人說的，可事兒一多一下子給忘了……」

琥珀見她眸中一片澄澈，沒有半點貪戀，心中不由高看這小姑娘兩眼，面上的態度也越發恭敬，「姑娘莫急，您今日才入府，瑣事繁多，忘了也正常。等晚些用飯，或是明早給夫人請安時，您再與夫人說這事也不遲。」

雲黛放下心來，與琥珀道了聲謝，又真切道了句，「日後怕是要多麻煩姊姊了。」

琥珀連道不敢，彎著腰道：「夫人將奴婢派來伺候姑娘，是奴婢天大的福分，姑娘這話可就折煞奴婢了。」

雲黛不再多說，心裡對琥珀添了幾分好感。

白晝苦短，等行李都收拾好，窗外的天色也暗了下來，歸德院裡的丫鬟來到清夏軒，請雲黛過去用晚膳。

雲黛洗了把臉，換了件素淨的淺青色細綵暗紋襖子，便帶著琥珀出門。

她到得不算早，謝仲宣和謝叔南已經到了，但也不算晚，晉國公和謝伯縉還沒到。

雲黛老老實實的坐在軟榻邊，不敢說話也不敢亂動。

謝仲宣見她拘謹的模樣，指了指檀木案桌上的白玉碟子，溫文爾雅微笑道：「還得等人齊了才能吃飯，雲妹妹先吃塊糕點墊墊肚子吧。」

雲黛垂了垂眸，輕輕說了句「謝謝二哥哥」，拿了塊紅豆糕慢慢吃著。

謝叔南聽她叫了謝仲宣哥哥，又見她捧著糕點小口小口吃東西的模樣怪有趣的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轉，伸手拿了碟茯苓餅遞到雲黛面前，「喏，妳嘗嘗這個，這個也挺好吃的。」

雲黛手中的紅豆糕還剩半塊，見著那碟茯苓餅愣了片刻。

她的飯量一向很小，這會兒又吃紅豆糕又吃茯苓餅，待會兒晚飯怕是要吃不下了……可是三哥哥都端到自己面前了，若是不拿，他會不會覺得自己不識好歹、心生不滿？

思忖過後，雲黛還是伸手拿了一塊，細細說了聲，「多謝三哥哥。」

「跟我客氣什麼。」謝叔南挑了挑眉，扭過頭與謝仲宣嘀咕著，「二哥，你說同樣是叫哥哥，怎麼喬玉珠每次叫我都咬牙切齒、凶神惡煞，聽她一聲哥哥我能連作好幾宿噩夢。可雲妹妹叫我哥哥，我聽著卻順耳極了，真是奇怪了哈？」

謝仲宣淺啜一口茶水，慢悠悠道：「這有什麼奇怪的，你和玉珠烏眼雞似的，一見面就掐，從小為了爭論誰年歲更大，不知道打過多少回……」

謝叔南「嘁」了一聲，「誰稀罕跟她掐架，是她先挑事的。」

「你們在聊什麼呢？」喬氏張羅好飯菜，掀簾進來，「我怎麼聽到你們在說玉珠？」

謝叔南立馬否認，「誰提她啊。」

謝仲宣聳肩攤手，事不關己。

喬氏嗔怪的看了小兒子一眼，又對一臉懵懂的雲黛解釋道：「玉珠是我娘家侄女，她與妳三哥哥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今年也十一歲。那小丫頭性情很是開朗，等什麼時候她來府裡玩，妳們倆見上一見，保管能玩到一塊兒。」

雲黛微微張大了嘴巴，「同年同月同日生？」

喬氏彎眸笑道：「很巧是吧。當年我與妳喬家舅母同時有孕，孩子還沒出生時我們就打賭猜長幼。妳喬家舅母好強，說她肚子裡的一定比我的先出來。」

「不承想我倆竟同一日發動，先後生下孩子。玉珠只比三郎晚了半個時辰出來，那孩子隨了她母親也是個好強的性子，一直不服氣三郎當她兄長，逼著三郎叫她姊姊，兩人小時候沒少為這事打架。」

雲黛聽得津津有味，再看謝叔南時不由好奇起他和喬家表姊掐架的場景。

謝叔南彷彿看懂了雲黛的眼神，面上發燙，嚷嚷道：「母親，那都是小時候的事了，現在我才不跟姑娘打架！」

喬氏掩唇笑道：「是，現在不打了，改鬥嘴了。」

謝叔南噎住，只覺得自家母親也太不給面子了，新妹妹才入府呢，怎麼把他過去那點糗事都抖落出來了？這讓他以後還如何立起哥哥的威嚴！

就在他準備說點什麼挽回一下形象，外頭傳來晉國公和世子爺來到的通報聲。

「這下人齊了，你們快起身，去外間用膳。」喬氏說著，扭身就往外去了。

謝叔南正羞窘著，也麻溜的從榻上騰起，快步跟了出去。

謝仲宣起身走了兩步，見身後沒動靜，回頭多看了一眼。

當見到雲黛一手拿著紅豆糕，一手拿著茯苓餅，一臉為難的模樣，他不由失笑，

「怎麼，捨不得糕餅？外頭還有更多好吃的，手上的先擱下吧。」

雲黛搖搖頭，「取了食物就得吃掉，我爹說的，糧食來之不易，不能糟蹋。」

謝仲宣臉上笑意稍斂，顯然沒想到她是為著這個緣由。

一開始他還以為這小門戶出生的妹妹沒吃過這般精細的點心，貪多又吃不下，現在看來倒是他狹隘了。

略作思索，謝仲宣道：「那妳先拿帕子包起來吧，等夜裡餓了再吃。妳有帕子嗎？」

雲黛頷首，「有。」

謝仲宣在一旁等她，等她將兩塊糕餅包好揣進袖裡，跟著她一道往外間去。

晉國公和喬氏他們早已在桌前入座，見著兩人慢了一步才過來，隨口問道：「在裡頭作甚，快坐下吧。」

「我與小妹聊了兩句閒話。」謝仲宣挨著謝叔南坐下。

這飯桌上的位置次序，晉國公夫婦居上座，原本三兄弟該按長幼入座，但謝叔南想挨著母親坐，喬氏疼愛幼子也由著他。

對謝仲宣來說，與寡言少語的大哥坐在一塊遠沒有跟話多外向的三弟坐在一塊舒坦，飯都能多吃兩碗，所以他就挨著謝叔南坐。

這麼一來，謝伯縉的身邊，常年就空出一塊來。

現在好了，雲黛一來，這空出的一塊總算有人坐了。

CRESCENT